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中（共）蘇關係中的三座大山—從戰略觀點探討

doi:10.30390/ISC.198307_22(10).0003

問題與研究, 22(10), 1983

Wenti Yu Yanjiu, 22(10), 1983

作者/Author：尹慶耀

頁數/Page：22-35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1983/07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390/ISC.198307_22\(10\).0003](http://dx.doi.org/10.30390/ISC.198307_22(10).0003)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中(共)蘇關係中的三座大山

尹慶耀

——從戰略觀點探討

三座大山是中共使用過的術語，這裏借來形容中(共)蘇談判中的三項難題。那是指蘇聯在中蘇邊境的駐軍、蘇聯支持越南侵略高棉和蘇聯武裝侵佔阿富汗等問題。

一九八二年三月，布里茲涅夫在塔什干向中共發出一些不同於往昔的呼籲，中共也有過一些不同於往昔的反應。此後，雙方在實務關係上也頗有一些進展。可是，那三座大山能夠輕易越過嗎？且讓我們從戰略觀點來對此作一番探討、分析。

一九八二年三月廿四日，布里茲涅夫在塔什干發表演說，其內容重點：(1)雖然公開批評中共的政策（特別是對外政策），但不否定中共內部社會主義體制的存在；(2)不支持「兩個中國」論，完全承認中共對臺灣擁有主權；(3)聲明對中國大陸無領土野心，願意討論可以加強中蘇邊境相互信賴的可能措施；(4)不提任何先決條件改善雙方關係，當然不能損害第三國。我們得先指出，不損害第三國實際就是先決條件。

同月廿六日，錢其琛以中共「外交部」發言人的身份發表談話，表示「留意」到布某的演說，「拒絕」他對中共的指責，在雙方關係及國際事務中，中共「重視」的是蘇聯的實際行動。

值得注意的是同年九月一日，胡耀邦在中共「十二大」報告中所說：「中蘇關係演變到今天這樣的局面，是由於蘇聯執行了霸權主義政策。近二十年來，蘇聯一直在中蘇邊境和中蒙邊境派駐重兵。它支持越南侵佔柬埔寨，在印度支那和東南亞進行擴張

，不斷對我國邊境進行挑釁。它還武裝侵佔中國的鄰邦阿富汗。這些都造成對亞洲和平與中國安全的嚴重威脅。我們注意到蘇聯領導人一再表示願意改善同中國的關係。但是，重要的不是言辭而是行動。如果蘇聯當局確有誠意改善同中國的關係，並採取實際步驟解除對我國安全的威脅，中蘇兩國關係就有走向正常化的可能。從胡耀邦的口氣看來，中共不會放下反霸旗幟，談改善關係就要蘇聯解除對中共安全的威脅，所謂威脅就是那三項難題。

中（共）蘇改善關係，除上述雙方的「言辭」外，也有一些實際「行動」。一九八二年十月四日，以蘇聯外交部副部長伊里切夫（Leonid F. Ilchev）為首的蘇聯代表團抵平，與新升任中共「外交部」副部長錢其琛率領的中共代表舉行會談，會談內容不詳。同月十七日，胡耀邦對隨同法共總書記馬歇（George Marchais）訪平的法國記者談稱，中（共）蘇會談的場所採輪流制，下一次會談在莫斯科舉行。此次北平會談於同月廿二日結束，伊里切夫等一行於廿九日返國。一九八三年二月廿七日，錢其琛率團赴莫斯科，三月一日與以伊里切夫為首的蘇聯代表會談，同月十五日結束，內容亦不詳。

中共似乎有意貶低最近兩次會談的重要性，因此稱之為「磋商」。在北平第一輪「磋商」之前，趙紫陽聲稱：「中蘇協商將是馬拉松式的」。鄧小平聲言：「中蘇關係不會有戲劇性變化」^①。莫斯科第二輪「磋商」開始之前，中共「外交部」部長吳學謙對日本特使二階堂進談稱，此次磋商難出現突破^②。

蘇聯鼓吹中（共）蘇會談形成的「正常氣氛」頗為良好，甚至詭稱雙方已達成「實質和解」^③，其動機或另有所圖，但與中共態度相較，顯有不同之處。

以下，讓我們進入有關三座大山問題的討論。

二

首先談中蘇邊界問題。

一提到邊界問題，人們首先想到的是領土糾紛，若干外國人士認為這是中（共）蘇關係中不可克服的障礙。的確，帝俄時代

註① 俱轉自日本：〔朝日新聞〕（一九八三年二月廿八日）第七面。

註② 香港：〔文匯報〕（一九八三年二月廿日）第一版。

註③ 蘇聯：〔消息報〕（一九八三年五月廿日）對中（共）蘇第二輪「磋商」有此評論。同年四月二日蘇聯第一副總理兼外交部長葛羅米柯（Gromiko）在記者會中答覆印度記者詢問時，又蘇共中央國際宣傳部長札米亞金（L. M. Zamyatin）於四月廿三日在蘇聯電視節目中接受訪問時，也有類似回答。

侵佔了中國大片領土是事實。一九六四年七月十日，毛澤東對日本社會黨人士佐佐木更三等談話時說：「一百多年前，（俄國）把貝加爾湖以東，包括伯力、海參崴、勘察加半島都劃過去了」^④。照一般說法，俄帝從中國侵佔的領土，不下二四〇萬平方公里。單止一八五八年以後俄帝根據條約（璦琿、北京、塔城條約等）割佔的中國領土，也有一五〇萬平方公里之多。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五日，中共與蘇聯在北平開始邊界談判，中共曾聲言儘管歷史上的中俄邊界條約是不平等條約，但中共仍願予以尊重，並以此等條約為基礎，合理地解決中蘇邊界問題^⑤。一九六九年十月廿日，中共和蘇聯又在北平開始副部長級邊界談判，事前中共「外交部」於同月八日發表聲明，仍願以此等條約為基礎開始談判，並且宣布：「中國並不要求收回沙皇俄國根據這些條約割去的中國領土」。就是一方違約侵佔另一方的領土，也可作「必要的調整」^⑥。照中共的說法，中蘇邊界上還存在著爭議地區，那是指一九六四年邊界談判時雙方所提地圖邊界線畫法不同的地區。所謂爭議地區的面積，過去說是三三、五〇〇平方公里。後來李先念說是九萬多平方公里^⑦，其時間在蘇聯阿富汗一九八一年六月的邊界條約之後，面積數字的不同，當與此項條約有關。一九八三年一月（中（共）蘇第二輪「磋商」開始前夕），蘇聯的「新時代」週刊觀察家文章，指摘中共對蘇聯有領土要求^⑧。中共的「世界知識」立即發表評論員文章予以駁斥，且再度聲言：「中國政府曾多次鄭重聲明，中國並不要求收回沙皇俄國根據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割去的中國領土，而是主張照顧現實情況，以這些條約為基礎，通過和平談判全面解決兩國的邊界問題」^⑨。

領土問題並非中（共）蘇關係的障礙，不過，中共保留一個「爭議地區」好作文章。它並未準備把這個問題很快解決。一九六三年八月廿三日，中共就曾向蘇聯提出關於維持邊界現狀、避免衝突的六項建議。一九六九年十月七日，中共為邊界談判事發表聲明，提出「中蘇雙方武裝力量從中蘇邊界一切爭議地區，即根據一九六四年中蘇邊界談判中交換的地圖雙方邊界線畫法不一致的地區撤出或不進入，脫離接觸。……中蘇雙方首先就維持邊界現狀、避免武裝衝突、脫離接觸的臨時措施達成協議」。目前，中共要求的不是領土，而是蘇聯從中蘇邊界撤軍，解除對中共安全的威脅。

註④ 參閱〔毛澤東思想萬歲〕，五四〇—五四一頁。

註⑤ 參閱中共中央一九六四年二月廿九日給蘇共中央的信。（匪俄爭執原始資料彙編（五））（臺北：國際關係研究所編印），二二五頁。

註⑥ 中共「外交部」駁蘇聯政府六月十三日「聲明」的文件，〈新華社〉（一九六九年十月八日）電。

註⑦ 李先念對義共〔團結報〕（L'Unita）記者談話，香港：〔文匯報〕（一九八二年一月九日）第二版。

註⑧ 「這是為什麼」？蘇聯：〔新時代〕雜誌（一九八三年一月）第三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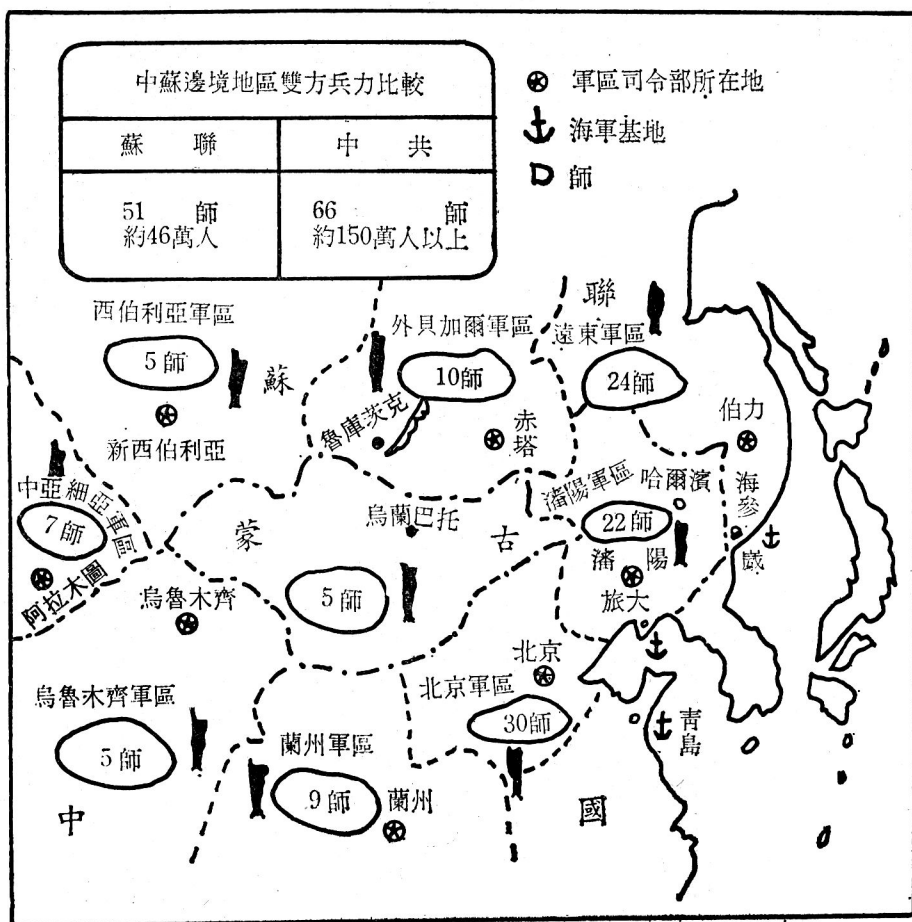
註⑨ 「駁斥蘇聯『新時代』對中國無端攻擊」，中共：〔世界知識〕雜誌（一九八三年）第三期，見〈新華社〉（一九八三年一月廿二日）北平電摘要，原載

〔人民日報〕（同月廿三日）第六版。

蘇聯在中蘇邊界的駐軍究有多少呢？一般說法地面部隊是五一個師、四六萬人。但那是蘇聯遠東地區駐軍的全部，包括四個軍區的軍隊及駐外蒙的五個師。在四個軍區中，西伯利亞軍區不同中國接壤，新近設立的遠東聯合司令部只管轄西伯利亞、外貝加爾和遠東軍區，而中亞細亞軍區不在其內。遠東軍區的駐軍有的遠在堪察加半島和日本北方四島中的三島（色丹、國後、擇捉）上，而中蘇邊界只有十二師（參閱附圖一）。把蘇聯遠東地區駐軍都看作是在中蘇邊界、是對付中共，頗有問題^⑩。

中共要求蘇聯削減邊界駐軍，並非全無實現可能。一九八二年十月，前日本社會黨委員長勝間田清一在莫斯科會晤蘇共中央國際部副部長柯瓦連科（I. L. Kovalenko）時，後者對他說，如果中共將其兩百萬邊界駐軍予以削減，蘇聯將答應中共的要求，裁減在中蘇邊境的蘇聯駐軍^⑪。

附圖一 中蘇邊境兵力配備



來源：日本防衛廳：「防衛白書」（1982年版），37頁。

註⑩ 參閱拙作「中共真能牽制蘇聯嗎？」本刊第廿一卷第三期（民國七十年十二月十日），一一三頁。
註⑪ 八法新社V（一九八二年十月十三日）東京電，臺北：「中國時報」（同月十四日）第一版。

同年十一月十六日，蘇共「真理報」總編輯阿芳納歇夫（V. G. Afanasyev）對日本記者談及同一問題時說：「雙方可能彼此承諾削減邊界地區的軍力」^⑫。一九八三年五月號的日本「正論」雜誌，掲載了一次座談紀錄，日本「產經新聞」的客座社論委員塚本勝一也問到撤軍問題。蘇聯「消息報」政治評論員、蘇共中央監察委員亞歷山大·波文（A. E. Bovin）說，如果雙方關係正常化能夠實現，中蘇邊界就沒有存在大量軍隊的必要。

綜上所述，可知邊界撤軍並非絕無可能，但那將不是蘇聯單方面的行動；邊界撤軍並非蘇軍全部撤出遠東地區（那是不可能的），從中蘇邊界稍向後撤，並不影響蘇聯遠東區的戰力；惟其如此，撤退就是政治性的，絕非爲了節省經費的經濟因素。我們該特別指出的是，中共所提撤軍包括蘇聯駐外蒙的軍隊在內，那問題可就複雜了。

三

華人在外蒙者不滿萬人，一九七九年六月、一九八〇年三月、一九八二年六月，外蒙均有驅逐華人事件發生，中共並無強烈反應^⑬。年來由於中（共）蘇圖謀緩和緊張，中（共）蒙關係也有些微改善跡象。一九八三年二月廿八日，中共召開的一九八三年「中國」國際旅遊會議在北平「民族文化宮」揭幕，蘇聯國際旅行社副主席阿歷克賽耶夫（Yu. Alekseyev）等代表三人參加，外蒙也派代表二人與會。不意同年五月「路透社」從北平傳出消息說，外蒙正在驅逐華人，有八千人受到外蒙三月下達的最後通牒的影響，要在八月前全部離開^⑭。直到六月一日，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打破沉默，說它已「數度提出抗議」^⑮。三日，中共「外交部」向外蒙駐北平「大使」口頭抗議，認爲外蒙驅逐華人「難以理解」。同一天，中共透露從三月九日至六月一日，外蒙當局對住在烏蘭巴托的二九四戶、一、七六四名華人在下達通告，限他們十四天以內移往地方農場，三月三十日起，開始驅逐華人。其時已有六〇〇人返回中國大陸，他們的財物都被外蒙海關沒收，並曾受裸體檢查的侮辱。中共透過其駐蒙「大使館」，進行了十四次交涉，提出妥協方案，都被外蒙拒絕^⑯。四日，「中國新聞社」北平電，透露「中華全國歸國華僑聯合會」負責人，譴責外蒙蓄意迫害華僑。

註⑫ 臺北：「聯合報」（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八日）第一版。

註⑬ 日本：「朝日新聞」（一九八三年六月五日）社論。

註⑭ 入路透社（一九八三年五月廿六日）北平電，香港：「香港時報」（同月廿七日）第一版。

註⑮ 入合衆國際社（一九八三年六月一日）北平電，臺北：「中華日報」（同月二日）第三版。

註⑯ 日本：「朝日新聞」（一九八三年六月四日）第二面。

中共在「文革」以後，於一九七一年與外蒙恢復大使級關係，一九八二年爲了確定國界標識，雙方組織聯合調查隊開始作業。再加上前述關於旅遊方面的接觸，彼此關係應是朝向緩和方向前進。因此，外蒙驅逐華人的舉措，對局外人而言，確實有些費解。

西方外交官以爲是外蒙憂慮北平和克里姆林宮的和解，乃故意製造事端加以阻撓^①。一九八三年六月二日，蘇聯「塔斯社」電，轉述了外蒙工會機關報「勞動報」的評論，同月五日「和平與進步廣播電臺」又將該項評論予以擇要轉播，其內容是：爲了創造更多的條件，有效的實現國民經濟任務，蒙古正在進行工作，最充分的利用現有的勞動資源。在這方面的措施中，吸引蒙古公民和在蒙古定居的外國人，包括有勞動能力的「中國僑民」，從事有益的社會勞動。眾所週知，在蒙古居住的「中國公民」，僅有一部分人經常從事生產或季節性的進入工作，而絕大多數人不參加有益的社會勞動，依靠非勞動所得生活。因此有關部門建議，一部分「中國僑民」遷往蒙古北方氣候良好的一個地區進行工作。到那裏去的人，國家保證住宅和工作，如果願意，還可以得到土地，從事副業生產。但是，「中國僑民」拒絕了建議，而且其中有很多人示威性地表示想離開蒙古。近來西方國家的大眾新聞工具藉此散播謠言，誹謗蒙古政府有關於長期定居蒙古的「中國公民」安排工作的措施。資產階級新聞工具援引「北京」單方面的消息報導，似乎蒙古政府強行把「中國僑民」遷到荒原地區，而不願遷走的人，被大批的趕出蒙古，這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中國公民」離開蒙古返回祖國，這是他們個人的事。僑居蒙古的「中國公民」想回祖國時，蒙古政府是從來不加阻撓的。當前的情況也是如此。不願在蒙古工作的「中國公民」想離開蒙古，完全自主，可在蒙古有關機關和「中國駐蒙古大使館」辦理手續。企圖歪曲眞象，不管是誰在這樣做，說得客氣點，是很不光彩的行徑，其目的是阻撓蒙、「中」關係的正常化。蒙古方面認爲，「中國僑民」回國，是他們不願從事有益的社會勞動。

不論如何，這件事與外蒙要求華人遷居並參加某種勞動有關，和中共要求蘇聯撤退駐外蒙的五師軍隊也不無干係，外蒙對那項要求絕不會滿意則可以肯定。至於強迫華人遷移，是一種單純的抗議性示威，還是一項隔離措施，頗費疑猜。然而，有了外蒙的介入，中（共）蘇談判中的邊界撤軍問題，就會變得複雜些了。

四

蘇軍入侵阿富汗已經三年半，官兵死亡一萬五千人，其政局何日底定，實難預期。

蘇軍係於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廿七日侵入阿富汗。中共於一九八〇年一月十九日通告蘇聯，將雙方副外長級第二輪「關係正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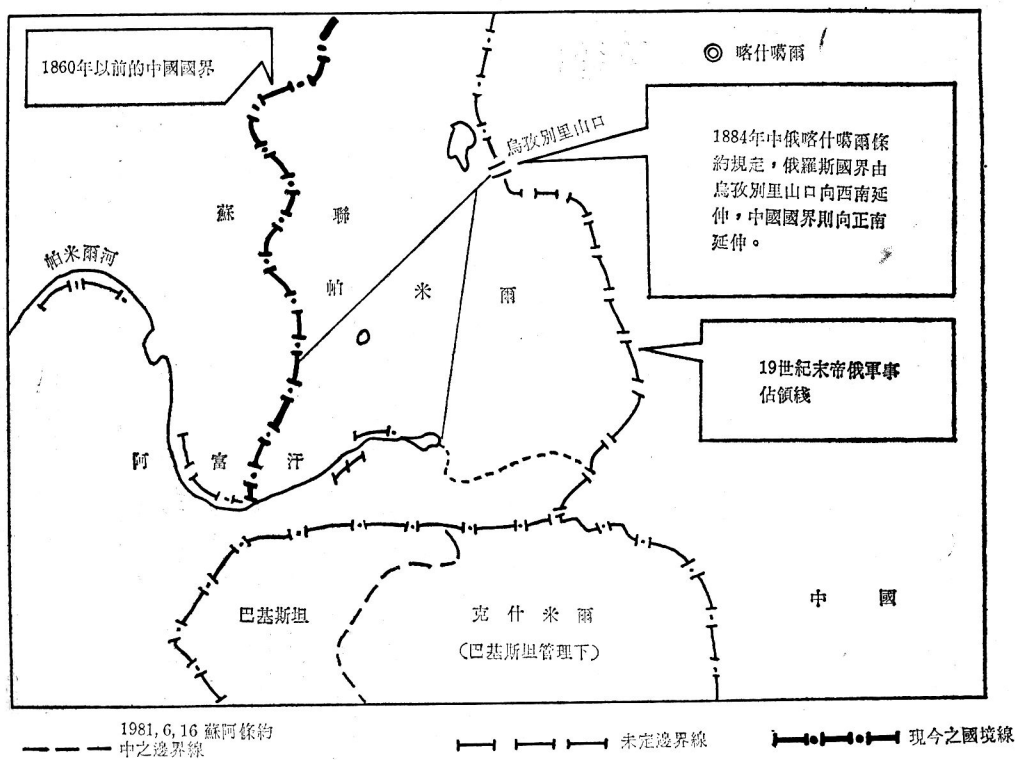
註① 香港：「香港時報」（一九八三年六月四日）第一版。

化談判」(一九七九年十月在莫斯科開始第一輪談判，第二輪談判預定在北平舉行)無限期延期。當時宣稱只要蘇軍還留在阿境，談判就不恢復舉行。不過，此後蘇聯在阿富汗不斷投入兵力，並無真正撤軍跡象，中共不會遵守自己的誓言，又開始與蘇聯舉行副外長級會談，雖然它只把那叫做「磋商」。

一九八一年六月十六日，蘇聯與阿富汗就帕米爾地區綿延二二六公里的邊界締結了一項新條約，由蘇聯駐阿大使塔畢伊夫(F. A. Tabev)和阿富汗外長多斯特(S. M. Dost)在喀布爾簽字，並於同年十二月三十日在莫斯科換文生效。作為條約對象的邊界線，是從佐庫爾湖(Zorkul)西岸起到波瓦洛·斯維伊柯夫斯基山隘(Pik Povalosvejkovskij)，嚴格劃分阿富汗東北的瓦汗走廊(Wachan-Korridors)和蘇聯帕米爾地區東南的邊界。那一部分的邊界實際是中蘇未定界，蘇阿條約是把中阿邊界變成了蘇阿邊界。一九八一年七月廿二日，中共「外交部」聲稱那一部分是爭議地區，蘇阿條約是「不法的」而且是「無效的」(參閱附圖二)。

儘管如此，中共與蘇聯之間，自一九八三年七月一日起，利用新疆南部喀什附近的圖嚕噶爾特及其以北七〇〇公里之伊寧兩條通道，

附圖二 帕米爾爭議地區



來源: Beijing Rundschau, No. 37, 15, 9, 1981, S. 22 本文轉自日本: [國防] 雜誌(1983年)6月號。

進行「國家與國家」的貿易^⑱。足見邊界爭執並未影響彼此關係的改善。

本來，自一九八二年春中（共）蘇關係緩和以來，雙方對互相攻訐都自我抑制。同年十一月廿九日聯大通過阿富汗撤軍決議，十二月一日中共「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指摘蘇聯不執行聯合國要求蘇聯撤軍的決議，却另提出「政治解決」阿富汗問題的主張，乃蘇聯霸權主義的欺騙行爲。對此，蘇共「真理報」於十二月廿三日轉載越共「理論雜誌」批評中共的一篇文章，把中（共）越衝突的責任完全推卸給中共。文章提到中共同蘇聯改善關係的三條件，聲稱那些涉及第三國的問題，和中共毫無關係。而且，這些第三國，擁有完全的主權，是堂堂的獨立國家。蘇聯當然會拒絕中共的無理要求。並且說，中共在對蘇交涉中，提出越南、柬埔寨、阿富汗、外蒙等問題，是干涉這些國家的內政，而且毫無疑義的是霸權主義的表現。

「真理報」是借他人之手，對中共做了反擊。十二月廿七日，「人民日報」爲紀念阿富汗事件三週年發表社論，題爲「阿富汗人民必然勝利」，指出阿富汗是中國的鄰邦，蘇聯侵略阿富汗，在中阿邊界配備兵力，是對中共安全的重大威脅。社論表示中共一貫支持阿富汗人民的鬭爭，堅決要求蘇聯立即無條件全面撤出阿富汗，讓阿富汗人民在沒有外來干涉的情況下自行解決其本身的問題。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六日，「真理報」總編輯阿芳納歇夫出席第一次日蘇記者會談時，聲稱蘇聯對於阿富汗問題，既不想靠軍事解決，也不想製造蘇聯式的政權，只希望阿富汗是一個與蘇聯有睦鄰關係的不結盟的獨立國家^⑲。蘇聯一向指摘美國、中（共）、巴基斯坦支持阿富汗反政府勢力進行顛覆工作，而蘇聯自己則是根據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五日蘇阿友好睦鄰合作條約，應阿富汗政府邀請派軍進入阿富汗，只要外來勢力不再支持反對者推翻阿富汗政府，蘇軍就可以撤退。但中共堅指蘇聯所提政治解決是欺騙行爲，以致「塔斯社」於最近斥責說，中共報刊每天都向讀者灌輸關於阿富汗形勢的惡意捏造，硬要證明蘇聯只在口頭上主張政治調解，實際則要佔領這個國家。這類捏造的炮製者，無視阿富汗人民的真正利益，企圖破壞這個地區形勢的正常化過程^⑳。

巴基斯坦絕不願見蘇軍常留阿富汗，致威脅到它本身的安全，但大批阿富汗難民進入巴境以及長期支持阿反抗軍作戰，都使巴基斯坦不能負擔，因此，政治解決也是巴國所願聞。聯合國副秘書長葛爾德貝斯曾作中介，促成巴阿間接會談。第一次會談爲一九八二年六月，第二次爲一九八三年四月，同年六月十六日第三次會談又在日內瓦開始，先由阿外長多斯特與葛爾德貝斯會談

註^⑱ ▲路透社V（一九八三年六月四日）喀什電，香港：「大公報」（同月五日）。該消息爲蘇聯貿易副專員艾薩·沙柯所透露。又臺北：「中國時報」報導爲喀什噶爾及伊寧兩地區。

註^⑲ 與註^⑱爲同一次會議的談話。

註^⑳ ▲塔斯社V評論：「不友好的立場」。（和平與進步廣播電臺V，一九八三年六月十九日播）。

，再由巴外長雅可布·甘與葛爾德貝斯會談。會談後多斯特表示「獲得某種程度的進展希望」。綜合各方消息，會談內容有：(一) 製定十萬以上的蘇軍撤退時間表；(二) 流亡到巴基斯坦等地的約三〇〇萬阿富汗難民的歸國問題；(三) 停止外來勢力對阿富汗內政的干涉、介入(包括經由巴基斯坦對游擊隊供應武器)；(四) 由美國、中共對外來勢力不介入阿富汗作國際性保證。據傳聯合國業已草擬了將近二〇頁的協定草案^②。本文執筆時，會談尚在進行中，結果未可逆料。不過，勞師動眾的蘇聯，未有任何政治收穫即無功而還，是很難想像的事。

五

中共所提邊界撤軍問題是中(共)蘇與外蒙之間的事，阿富汗問題除中(共)、蘇、阿之外，還牽連到西方主要是美國以及巴基斯坦，而中南半島問題更關係中(共)、蘇、越、寮、柬、美和東協，甚至與法、日、澳有關。在上述三個問題上，中共都想使蘇聯登上被告席，但情勢並非都對中共有利。

在阿富汗問題上蘇聯是孤立的，在中南半島問題上，蘇聯和越南也是孤立的。中共在對蘇交談中提出這些問題，除了與本身安全有關外，也多少含有在國際間聯多打少，孤立蘇聯的統戰意味。一九八三年二月初，新近升任蘇聯外交部副部長的卡比察(M. Kapitsa)訪問印尼、馬來西亞、泰國及越南，似乎也想到以統戰手法對付中共。同月廿二日，越、寮、柬舉行高峯會議，翌日發表「關於在柬埔寨的越南志願軍聲明」，聲明中透露越、柬達成四項協議如左：

1. 在中共及其他反動勢力的威脅完全消除後，當泰國領土不再被利用於從事反柬活動時，且波布(Pol Pot)別名Salot Sar(政權份子及其他柬埔寨反動份子不再獲得支持，以及柬埔寨——特別是柬埔寨邊界——的和平與安全獲得保障時，在柬埔寨的越南志願軍將撤出柬埔寨。

2. 配合柬埔寨安全的具體情況，逐年通過有關越南志願軍部分撤出柬埔寨的決議。

3. 繼上年撤出部分軍隊之後，本年度將採同樣措施。

4. 若利用越南志願軍撤出柬埔寨，而有危害柬國的和平與安全情事發生，柬埔寨政府將依據現行條約之精神，與越南政府就該項問題舉行磋商。

同年三月一日，中共正式宣布其對柬埔寨問題的建議：

註② 日本：〔朝日新聞〕(一九八三年六月十七日)第七面。又，〔讀賣新聞〕(同日)第五面。

1. 越南必須首先宣布無條件地自柬埔寨撤出全部軍隊；
2. 蘇聯應停止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之行動，並敦促越南自柬埔寨全面撤軍；
3. 在第一批越南軍隊撤出後，中共願與越南恢復談判「關係正常化」問題。隨著越南軍隊陸續撤出，中共將採取實際步驟與越南改善關係；

4. 越南軍隊自柬埔寨全面撤出後，柬埔寨之內政問題，包括將來建立何種社會制度、建立何種形式政府，完全由柬埔寨人民自己決定；

5. 中共願與其他國家共同保證，以任何方式干涉柬埔寨內政，尊重柬埔寨之獨立、中立與不結盟地位，尊重柬埔寨人民在聯合國監督下，通過其真正之自由選舉所選出之結果。

同月三十、三十一日，駐柬越軍調集四個師的一萬六千名部隊，分四路發動旱季大攻勢。這次攻勢的特點是：(一)對柬泰邊界「民柬聯合政府」中的波布、施亞努(Norodom Sihanouk)、宋山(Son Sen)等三派勢力同時進攻；(二)除民柬武裝力量外，並攻擊難民營；(三)越界深入泰境四公里，與泰國邊防軍發生肉搏戰，並於四月八日以蘇製薩姆七型飛彈擊落泰國空軍一架A三七型「蜻蜓式」戰鬥轟炸機。

中共對此次越南旱季攻勢，曾於四月三日由「人民日報」發表評論，題為「絕望的掙扎」，警告說：「越南當局必須明白，民族自救鬪爭的火焰是撲滅不了的。用政治陰謀撲滅不了，用軍事攻勢同樣撲滅不了。……越南當局雖有蘇聯的武器和金錢，仍然擺脫不了由於侵略柬埔寨而陷入的內外交困的窘境」。四月五日，中共「外交部」發言人聲明，強烈譴責越南最近在柬泰邊境地區犯下的新的侵略罪行。同一天，「新華社」評述「河內為何如此猖狂」，引述泰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秘書長巴頌·順西里的話說，自去年十月以來，蘇聯直接向柬埔寨運送的武裝有十八船之多。三月份，發動這次攻勢的越軍得到蘇製T五四型和T五五型坦克、一三〇毫米重砲、AZ—二三地對空導彈和多管火箭發射器。與此同時，蘇聯高級官員最近一再公開宣稱，柬埔寨的既成事實不可改變。四月十日，中共「外交部」照會越南駐平大使館，強烈抗議越南當局對中國邊區進行的武裝挑釁和入侵。

中共指摘蘇聯為越南撐腰是不錯的。正當越南發動旱季大攻勢期間，卡比察於四月五日至九日二度前往東南亞訪問。四月五日至七日訪問新加坡，六日與新外長丹那巴蘭(Suppiash Dhanabalan)及第二副總理拉加拉南(Sinnathamby Rajaratnam)晤談，新政府責蘇援助越南襲擊民柬，危害東南亞地區的穩定。卡比察認為越南與東協處於不宜而戰情勢，望雙方停止衝突開始談判。不過，他仍堅持蘇聯武器援越政策不變，並警告說，如果東協各國繼續援助民柬聯合政府的游擊隊，越南將援助東協國家境內的共黨游擊隊作為報復。四月八、九日兩日，卡比察訪問馬尼拉，他在菲談話，似乎緩和些，且聲言蘇聯在亞洲的SS20飛彈不以菲律賓為目標，或係意圖阻止菲與美國過度接近。

蘇聯對越南的軍經援助不在少數，據其他資料顯示，一九八二年蘇聯對「特別友好國」如古巴和越南的經濟援助共六〇億美元，對古巴經援四〇億美元，軍援六億美元^②。其餘當大部給予越南（一說每天三〇〇萬美元）。

對於五月初越南從柬埔寨部分撤軍一事，中共早經指為鬧劇。事實果真如此。據六月十六日泰國軍事最高司令部消息，上月越南撤軍一、九〇〇人，但另派遣八、〇〇〇人進入柬埔寨^③。

越南也發動和平攻勢，六月六日至九日，越南外長阮基石（Nguyen Co Thach）訪問馬尼拉與曼谷，提出一項新的和平方案。依中共的說法，這次提的是「印支第一」方案，與過去的「集團對話」、「區域性會議」稍有不同。以前所提要與東協對話，議題環繞著柬埔寨問題，那就會談到越南撤軍、柬埔寨恢復獨立與和平，矛頭所指，是越南本身。「印支第一」方案，索性撇開柬埔寨問題，強調先改善印支與東協的關係，那無非是加強接觸、擴大貿易，甚或互不侵犯之類，足可割斷東協對民主柬埔寨的支援，同時從相互貿易中贏得經濟實惠。關於「印支第一」方案所獲菲、泰兩國的反應，中共指出菲律賓總統馬可仕（Ferdinand E. Marcos）和外長羅慕洛（Carlos P. Romulo）曾會見了阮基石，但報導語焉不詳。不過，阮基石離菲前在記者會中放聲恐嚇說，如果東協繼續支持民主柬埔寨，越南將支持東協各國內部的「反抗運動」。看樣子阮基石未能將馬可仕引入彀中。泰國外長錫提（Sawetsila Sitti）向阮基石提出，要求越軍撤出泰柬邊界三十公里，作為會談先決條件，阮不置可否。錫提又提出柬埔寨應成為獨立、中立和不結盟國家，阮終於接受。但事後阮基石聲明，越南並未改變立場，越南贊同柬埔寨獨立、中立和不結盟，「這和地球一樣古老」。原來越南立場一貫如此：即使進軍柬埔寨，扶植橫山林（Heng Samrin）傀儡，也沒有改變柬埔寨的獨立、中立和不結盟^④。

六月九日阮基石在曼谷記者會上說：「我們同中國有接觸，但我不能告訴你：我們的鍋裏現在煮的是什麼菜！」對此，「人民日報」於同月十四日發表題為「騙術」的文章，斥越南散播謠言^⑤。不過，對局外人而言，孰是孰非，尚待查證。同月十六、十七日，中共終於下令廣西、雲南的邊防軍砲轟越軍工事，反擊入侵中國邊境的越軍，那是另一方式的闢謠，也是向民柬及東協表態。

六月七日，趙紫陽在中共六屆「人大」第一次會議中，聲言願為改善中（共）越關係而繼續努力。但他指稱雙方關係所以惡化到如此嚴重對立，是由於在過去幾年裏越南當局侵占柬埔寨，在中南半島和東南亞推行地區霸權主義，排華反華造成的。依筆

註② 〈合衆國際社〉（一九八三年六月十九日）華盛頓電。香港：《星島日報》（同月廿日）第二版。

註③ 日本《共同社》（一九八三年六月十六日）曼谷電，日本：《讀賣新聞》（同月十七日）第五面。

註④ 「越南的『印支第一』方案」，香港：《文匯報》（一九八三年六月十四日）社論。

註⑤ 香港：《文匯報》（一九八三年六月十五日）第二版摘要。

者看來，這些指責和今年三月間中共所提對柬埔寨問題的建議，都難爲越南所接受，所謂改善關係也就頗不容易。

東協國家經濟繁榮但兵力薄弱，五國兵力加在一起，也敵不過越南。其支持民柬，係因不願見越南的「印支聯邦」實現，在這一點上與中共相同。但中共支持波布，而東協則寧願支持宋山，對於中共不肯放棄其對東協各國內共黨的支持，以及中共勢力若進入中南半島，其對東協威脅可能更大於越南等等，東協頗表憂慮。美國反越具有戰略上以及情緒上的原因，但立場未必與中共一致。美國與東協的貿易，以每年二〇%的速度增長，一九八〇年已達二一〇億美元，爲一九六五年的十三倍，這使得美國支援東協，更有了經濟上的理由。此次泰國遭到越南越界侵犯，美國立即援助泰國，但未事先通知中共。

法國擬重建與亞洲的關係，將予越南三、〇〇〇萬美元援助，成爲今年五月密特朗 (François Mitterrand) 訪問北平的尷尬問題。澳洲政府也有恢復援越的計劃，使得往訪的趙紫陽頗不自然。而民柬內部意見不合，施亞努嚷著要辭去總統一職。這一切顯示，中共在中南半島問題上的反霸統一戰線頗不堅固。

六

蘇聯與中共會談，堅持「不涉及第三國」原則，而中共所提三條件，均與第三國有關。不過，這一問題不單有關談判原則，且牽涉到蘇聯的遠東戰略乃至全球戰略關係，那問題就更複雜了。

依照中共自己的說法，遼瀾而荒蕪的西伯利亞，已成蘇聯極其重要的戰略地區。那裏正出現一系列新興工業與城市，形成伸向太平洋區的龐大軍事力量，以支撐其稱雄全球的戰略目標。蘇聯正沿著由東至西的城市，在廣闊地帶開發油藏，與西歐合作鋪設輸油管，同時，興建第二條西伯利亞鐵路，長達三、四千公里，把遠東與蘇聯歐洲部分連接起來。蘇聯在西伯利亞，特別是遠東的軍力在迅速擴展中。據英國國際戰略研究所估計，蘇聯太平洋艦隊艦隻，到一九七八年，在數量上就已超過美國駐太平洋的第七艦隊，隨後建造了航空母艦「明斯克」號，駛來遠東。一九八三年初，又增建巡洋艦九艘，並且獲得越南金蘭灣、峴港的使用權，已形成極具威力的武力。蘇聯加緊在遠東部署導彈，有SS一八型洲際導彈，SS二〇型中程導彈，還有潛艇發射的SSN四型導彈，總計其在遠東的核子裝備，約佔其總數的三分之一，由此可推斷其軍力大概。此外，蘇聯軍力正從遠東本土推進至日本北方四島，在四島之上開闢軍事基地，建立指揮所，企圖把鄂霍茨克海劃入內湖^②。

其實，蘇聯正加強東西兩面作戰的態勢，把遠東劃爲東區戰場。依一九八三年三月九日美國國防部發表題爲「蘇聯軍力——

註^② 余一民：「蘇聯新戰略區——論蘇聯對西伯利亞的經營」，香港：《文匯報》（一九八三年五月廿一日）第十二版。按目前蘇聯在遠東的SS二〇型飛彈已超過一〇〇枚，另有七〇架逆火式轟炸機在遠東。

一九八三年版」的報告中，也指出蘇聯已經有在東西兩線同時作戰的驚人能力^②。

當蘇聯把其遠東地區發展為新的戰略地區時，它當然不會放鬆對外蒙的控制。又中共曾指蘇聯在亞洲玩弄啞鈴戰略，一頭抓印度洋，一頭抓太平洋，中間還想攫取馬六甲海峽。果如此，則蘇聯如何肯放棄經略南亞的阿富汗及東南亞的中南半島？

一九八三年一月三日，北平電臺廣播了「新華社」記者關於阿富汗問題的評論，指出蘇聯在阿富汗已有大型的戰略空軍基地和後勤基地，且在擴充中。阿富汗土地上已配備有蘇聯的飛彈。從蘇聯到阿富汗全國各地的渡口、橋樑、戰略公路正不斷延長、加強，蘇聯顧問掌握了卡默爾(Babrak Karmal)政權軍隊的各個重要部門。總之，蘇聯是從戰略意義上長期佔領阿富汗，作為它南下擴張政策的前進基地。

中共對蘇聯在亞洲地區的戰略企圖知之甚稔，如果把它所提的三條件作為同蘇聯關係正常化的前提，那就成為三座大山，永遠無法超越。為此，鄧小平表示過，中共不要求三條件全部實現。一九八三年二月十日，吳學謙在其就任外長後的初次記者會中也只聲言：「蘇聯應該切實地排除一、兩項障礙」^③。亞歷山大·波文則認為中共所提的並非先決條件^④。看來這些條件是可以商量並彼此讓步的，其最大的可能是除外蒙的蘇軍外，中蘇邊界雙方軍隊稍稍後退（這是雙方關係正常化的一個出口）。但從戰略觀點着眼，蘇軍只從中蘇邊界後退，不會離開遠東地區，不會影響蘇聯新戰略地區的實力，更不是為了什麼節省軍費。鄧小平、吳學謙的說法，就是為只能維持面子的撤軍方式預留地步，但實現的時間絕不可能很快。

現今的實情是，蘇聯有意渲染它和中共關係已獲進展，其當前的意義是分化美、日和中共的關係。中共對此加以反利用，擺出一付同蘇聯冷冷熱熱的姿態，要挾西方滿足它一些政治慾望和經濟實益，因而故意表示同蘇聯的關係不會有戲劇性的變化，改善也需要很長時間。

蘇聯對中共的包圍態勢已成，但它既不便對中共發動核子突襲，用傳統戰爭對付中共，恐怕所遭遇的困難就不是阿富汗事件所可比擬（就全球戰略言，它不該在對付中共時消耗太多精力）。唯一的辦法是用政治手段把中共拉回蘇聯陣營，或至少使中共不再擺出明顯的反蘇姿態。至於中共，它已因獸負隅，長期與蘇聯敵對將陷於不利，要起而對抗，恐怕在可見的將來，絕不會有這份力量。何況，西方陣營究竟不是它的長期夥伴，唯一的辦法是與蘇聯緩和緊張而不作後者的附庸，但那需要實力地位（和蘇聯實力懸殊不會有真平等），實力和蘇聯接近一分，它的發言地位就會提高一分。

中共要向蘇聯爭的是（在共產集團內）政治地位平等，「獨立自主」外交的主要目標在此。但是爭取政治地位平等的本錢

註② 臺北：「聯合報」（一九八三年三月十日）第四版。

註③ 日本：「朝日新聞」（一九八三年二月十一日）第七面。

註④ 日本：「正論」雜誌（一九八三年）五月號。

——經濟或軍事的實力，則須求之於西方。這兩者都要以「又聯合、又鬭爭」的高姿態來達成。這就是瞭解中共當前外交動向以及中（共）蘇關係走向的關鍵所在。三座大山會留作中共鬭爭的題目，但不會逼得太緊（否則會將牽涉到的第三國更逼向蘇聯），反霸旗幟不會輕易放下（否則失掉統戰的本錢），以獨立平等姿態「小步」走向蘇聯（靠著旁人送給它的盤費）。換句話說，中共在既不能倒向西方，又不能與蘇聯對抗的情勢下，它只能靠西方替它充實行囊，送它去向蘇聯爭取在較好的條件下緩和緊張，圖謀接近。

中共的如意算盤能否實現，那就得看蘇聯如何出牌和自由世界的反應如何了。

蘇 聯

本書主要內容包括簡史、地理、黨政、外交、經濟、社會、教育、科技、軍事、國安會、西伯利亞及異議份子等各篇。全書約卅餘萬字，六〇〇頁，廿五開本，全一冊。實售新臺幣二〇〇元（國內郵購每冊另加郵掛費十一元）。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編印
郵撥：三四三六號帳戶